

郑州市深揭狠批“四人帮”大会发言材料之四

## 愤怒揭发批判“四人帮”及其黑干将 唐岐山破坏我市抓革命促生产的滔天罪行

市革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 马 力

王张江姚“四人帮”，是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，是十恶不赦的祸国殃民帮。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，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，竭力篡改和拚命反对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伟大方针，破坏工业学大庆、农业学大寨的革命群众运动，破坏工农业生产，推行了一条亡党亡国的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。在推行这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中，野心勃勃的唐岐山充当了“四人帮”的马前卒、急先锋、黑干将，成了彻底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可耻叛徒。

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。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我市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工农业生产翻了一番。特别是一九七五年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，举办万人学习班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“一学，三批，五大讲”，深入进行了党的基本

路线教育。大学大批促大干，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运动一浪高过一浪，农业获得丰收，工业生产突破二十亿大关，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。去年年初又乘胜前进，夺得首季开门红。全市出现了革命轰轰烈烈，生产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。

面对这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，广大群众欢欣鼓舞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而“四人帮”的黑干将唐岐山则穷凶极恶地打出“乱”的方针，到处煽风点火，兴妖作怪，制造谣言，挑起事端，妄图把人心搞散，把队伍搞垮，把管理搞乱，把生产搞瘫痪，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，实现其篡党夺权、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。去年由于“四人帮”及其黑干将唐岐山等的破坏捣乱，使我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损失。仅就工业生产来讲，全市工业总产值只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九点八，倒退到一九六九年的水平。部分主要产品没有完成国家计划。例如：原煤欠产八十三万吨，相当于我市城市人口两年的生活用煤量；合成氨欠产五千五百吨，影响增产粮食一亿斤；棉布欠产两亿一千四百万米，相当于全市160万人口25年的棉布供应量；卷烟欠产九万五千四百箱，相当于全市一年半以上的供应量。这不仅影响我市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，也影响了战备、援外，造成了市场供应紧张，影响了人民生活。全市财政收入去年比上一年下降百分之四十二。有的厂闹得连工资也发不出去，造成我市建国以来从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局面。

“四人帮”及其黑干将唐岐山破坏我市抓革命、促生产，散布

了大量反革命谬论，颠倒了是非，搅乱了思想，作恶多端，罪行累累，必须彻底揭发，彻底批判，彻底清算。

一、“四人帮”及其黑干将唐岐山一伙打着批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幌子，肆意歪曲政治与经济、革命与生产的关系，散布“社会主义建设取消论”，对抗、破坏毛主席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伟大方针。

“四人帮”和他们的黑干将唐岐山等是一伙好逸恶劳、生活糜烂的吸血鬼，他们拚命反对革命人民搞社会主义建设，到处挥舞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大棒，叫嚷“革命搞好了，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，”“革命搞好了，只生产一件纱也是好的”，甚至荒唐地鼓吹“只要革命搞好了，生产下降也不要紧”。谁要是抓革命、促生产，他们就给扣上“光拉车不看路”、“以生产压革命”、“替走资派卖命”的大帽子。去年，唐岐山直接插手破坏郑州铝厂，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企业糟踏得不象样子。郑州铝厂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铝联合企业，氧化铝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。去年年初，厂党委响亮地提出“展翅学鸚鹄，一季开门红，拿下九万吨，攀登新高峰”的战斗口号，鼓舞着全厂职工大干快上，为实现社会主义“四个现代化”作出贡献。唐岐山出于乱中夺权的需要，竟然亲自跑到这个厂支持他的同伙，硬是要批这个战斗口号，胡说这个口号是“唯生产力论的黑货”，是“以生产压革命”。他还唆使孟庆怀等人另立指挥部，与厂党委分庭抗礼，多次挑起事端，轰党

委，打干部，压群众，使这个企业从去年三月到十月上旬一直停产、半停产，一年之内直接损失一亿元，少产氧化铝二十五万四千吨，使全国五十多个兄弟铝厂因无原料被迫停产、减产，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。在郑州煤机厂，广大职工响应华主席的号召，积极赶制为开滦煤矿恢复生产所需要的专用设备，唐岐山伙同董万里插手破坏，胡说什么“生产搞上去了，路线问题就解决不了啦”，硬是想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打下去。真是恶毒之极，反动透顶。

我们必须戳穿“四人帮”及其黑干将唐岐山挥舞“唯生产力论”大棒的花招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革命和生产是对立的统一。在这一矛盾中，革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，是统帅，灵魂，动力，起主导作用。但是，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，并不是一点论，将革命摆在首位，并不是生产不重要，更不是取消生产。恰恰相反，革命的统帅作用，正是对生产这个被统帅而言的，如果空喊革命，不管生产，那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革命和生产的对立统一关系。唐岐山一伙把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诬蔑为“唯生产力论”，实质上，他们是打着批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幌子，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破坏毛主席关于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，促战备”的伟大方针。他们批“唯生产力论”，是为实现他们篡党夺权而搞的一种反革命策略手段。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假革命的反革命。

二、“四人帮”及其黑干将唐岐山一伙打出“干必修”的反动口

号，到处煽动“不为错误路线生产”、“不为走资派脸上贴金”，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。

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。就是要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。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是劳动人民大干出来的。大干才是马克思主义，不干，连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。大庆工人阶级提出了“大干社会主义有理，大干社会主义有功，大干社会主义光荣，大干了还要大干”的战斗口号，体现了总路线精神。但是“四人帮”及其黑干将唐岐山却拚命反对大干，破坏大干，打出了“干必修”的反动口号，胡说什么“大干大修，小干小修，不干不修，坐着反修”，“干劲越大，错误越多，离莫斯科越近，离社会主义越远”。公开煽动“不为错误路线生产”，“不给走资派脸上贴金”。国棉四厂由于唐岐山插手，有个跟着跑的家伙，竟然站在车间门口指着上班工人的鼻子，声嘶力竭地叫嚷：“象你们这样干，就会把车拉到苏修去”。在这样的煽动破坏下，党委不能抓生产，干部不能管生产，工人不能搞生产，使这个厂去年的产量只相当于一九七五年实际产量的百分之四十。七月份，全厂职工平均每人只干了七个小时。“四人帮”和唐岐山一伙的混账逻辑，公开宣嚷：“大干不如小干，小干不如不干，不干不如捣乱”，“大干社会主义有罪，坐吃社会主义有理，破坏社会主义有功”。试问：这是那一家理论？这是反革命的理论，法西斯理论。

我们必须揭穿他们一伙叫嚣的“不为错误路线生产”、“不为走资派脸上贴金”的反动实质。“四人帮”一伙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恬不知耻地自吹自擂，把自己打扮成“一贯正确”的“左派”，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”，“正确路线的代表”；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却诬蔑为“错误路线”。跟着他们跑的是正确的，是英雄好汉；而抵制和反对他们的都是“走资派”，是“不转弯子”。他们实际上就是煽动一些人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。这点，郑州铝厂有个跟唐岐山跑的人，把他们的反动实质讲得再清楚不过了。这个厂氧化铝分厂有两台天车，有一次坏了一台，这个家伙就幸灾乐祸地说：“坏一台算什么，两台都塌下来才好哩！不然，那两个老家伙垮不了台”。看！这些家伙不打自招了。原来他们叫嚷“不为错误路线生产”是假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是真，“不给走资派脸上贴金”是假，妄图嫁祸于人，打倒一大批党、政、军负责同志，你下台，他上台，篡党夺权是真。他们的一切口号、一切行动，都是围绕着“三搞一篡”这个总的罪恶目的。万变不离其宗，就是篡党夺权。

三、他们反大庆、反大寨，砍杀红旗，迫害先进，破坏工业学大庆、农业学大寨的革命群众运动。

大庆、大寨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、敬爱的周总理精心培育、英明领袖华主席高高举起的我国工农业战线的两面红旗。几年来，我市工农业战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深入开展工业学大

庆、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，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单位和英雄模范人物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。但是，“四人帮”一伙为了篡党夺权，疯狂反大庆、反大寨。他们诬蔑我市学大庆、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是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典型，是市委的“黑干将”、“黑橱窗”、“黑试验田”，“老保窝”，极尽恶毒中伤之能事。去年，在那乌云压城的日子，他们造谣生事，大打出手，出动喇叭车，拼凑拉拉队，蜂拥到二砂、电缆厂、国棉六厂、石油站、二造纸厂等先进单位，对着党委办公楼乱叫，流氓语言、莫须有的罪名一大堆，就是要往这一面面红旗上泼墨，就是要把一个一个先进单位搅乱、摧垮，破坏工业学大庆、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。小关矿是我市学大庆的先进集体，这个矿老、中、青三结合班子好，全矿职工团结战斗，文化大革命十年，一矿变三矿，铝厂党委为了表彰这个矿的英雄事迹，准备在厂报上发表他们学大庆的先进经验，却横遭唐岐山一伙的指责，诬蔑小关矿是“世外桃源”、“一潭死水”，是“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”。恐吓厂党委“现在是啥时候，还学大庆哩，你们要登小关矿的经验，就把厂报给砸了”。新密矿务局裴沟二队，是我市学大庆的先进采煤队，有人却诬蔑说：“什么先进，无非是多出几吨黑煤面，只知道下窑挖煤，不知道抬头看路”。郑纺机老工人李天增，老当益壮，一颗红心为社会主义，八小时内拼命干，八小时外多贡献，去年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工时计划，有人却挖苦他：“你这样干图个啥！还能给你弄个人大代表？”正是由于

“四人帮”及黑干将唐岐山一伙的破坏捣乱，使去年准备召开的我市工业学大庆会三改会期，没有开成，从而影响了我市工业学大庆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迅猛发展。

四、“四人帮”及其黑干将唐岐山等为了搞垮生产，还煽动无政府主义，别有用心地把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硬说成是“修正主义的管、卡、压”，破坏“鞍钢宪法”的贯彻，破坏社会主义的企业管埋。

社会主义企业还要不要规章制度？要不要管理工作？马克思主义认为，建立规章制度，加强企业管理，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问题。但是，“四人帮”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，公然提出“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”。谁要讲管理，讲制度，马上就给扣上大帽子，胡说什么“刘少奇又来了”，“走资派闹翻案啦”，“这是管、卡、压啊”等等。他们还打乱生产指挥系统，破坏合理的规章制度，围攻谩骂甚至殴打管理干部，新密矿务局芦沟一队，几年来群专结合的工作搞得很好，坚持了合理的规章制度，做到了三十四个月没有丢失一根金属支柱，却被诬蔑为“黑样板”。这个队的支部书记是个老劳模，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，管理抓的紧，有人骂他是“封建把头”，扬言要烧他的房子，要“收拾”他。

社会主义企业可以不要规章制度了吗？不，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完全需要的。它有利于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；有利于调动工人

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；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，有利于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。因此，我们说，对唐岐山一伙煽起来的无政府主义的歪风邪气就是要管，对唐岐山一伙支持的资本主义倾向就是要卡，对象唐岐山一伙所搞的破坏活动就是要压，这样的管、卡、压，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有利，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，就是要理直气壮地管，大胆地卡，无情地压。

必须指出，“四人帮”一伙念起“反对管、卡、压”的“紧箍咒”，反对合理的规章制度，反对搞企业管理，纯系别有用心，他们就是要想利用“反对管、卡、压”，大搞无政府主义，把工矿企业搞乱，实现他乱中夺权的罪恶目的。我市有些企业由于“四人帮”的黑干将唐岐山插手煽动，使管理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破坏。你搞经济核算，他诬蔑你是“利润挂帅”；你抓为革命学技术，他诬蔑你是“走白专道路”；你关心群众生活，他诬蔑你是“物质刺激”“收买人心”，你在上边开个会，说你是“官僚主义”，“高高在上”；你下去搞“三同”，又说你“金蝉脱壳，逃避运动”，“监视工人”。由于这些家伙的胡闹，使一些企业规章制度废弛，设备严重失修，事故增多，个别企业歪风邪气蔓延，资本主义泛滥。郑棉四厂在“四害”横行的时候，全厂设备有百分之八十由于失修或破坏，不能运转，新密矿务局由于管理遭到“四人帮”及其唐岐山一伙的破坏，机电设备完好率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以下，去年前九个月平均一天有两起事故，甚至发生了井下电缆着火，瓦斯爆炸，致使阶级弟

兄惨遭牺牲，这笔血债，我们要记在“四人帮”及其黑手唐岐山的身上。

对于“四人帮”及其黑手唐岐山等的倒行逆施，我市人民早已深恶痛绝，积极同他们这伙狼心狗肺的家伙斗，新密工人愤慨地指出：“四人帮”一伙，心比煤块还黑，手段比瓦斯还毒，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如果得逞，我们的人头就要落地，就要吃二遍苦，受二茬罪。

打倒“四人帮”，思想大解放，生产打胜仗。全市人民正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鼓舞下，深入揭批“四人帮”及其黑手唐岐山，一个比学赶帮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正在兴起，一个学大庆大批促大干的新高潮正在到来，我们信心百倍，要把“四人帮”耽误的时间夺回来，把“四人帮”造成的损失补起来，为工业学大庆，普及大庆式企业，和农业学大寨，普及大寨县，作出更大的贡献！

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七日

唐：郑州市的问题解决不了，你们厂能解决？

常：去年市里派的工作组，张俊卿兼组长，不找你找谁？

唐：工作组你找工作组嘛！

常：工作组已经走了。

唐：你认识他不？

常：认识。

唐：你认识他就到他家里去找他们！

……

常：现在我们怎么办？

唐：省委已同意接见你们，回去等着吧！

第四次：（四月×日唐岐山家）

常：唐师傅，昨天早上静坐撤了，没有撤了下来，又叫杜玉保、纪进才抢走了。

唐：知道了。你们笨蛋，不会作工作，还有的跳墙跑了，为什么连夜撤？作好工作再撤么，又不是偷人家的，干么那么慌，有啥怕的？

常：我没有跑。

唐：你没有跑，有人跑！

常：反正我是不问了，既然到现在了，怎么办？

唐：还得叫我给你擦屁股！

常：那你不擦谁擦？

唐：看能不能再给个台阶下来，问题一闹僵，就不好办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！

第五次：（四月×日，唐岐山办公室）

唐：省委准备接见你们，这次可要作好工作，叫静坐现场的多去几个，上次他们有意见。张永和现在不能放，一放就爆炸了。接见完就回去吧，这次不要跳墙了！（众笑）

唐：解决问题必须得统一，你们几个司令部，什么嵩山饭店、东大厅、郑州饭店，统一不了怎么解决问题？河南搞了个十七号文件，打击面太宽了。你们不晓得省委是有斗争的。十七号文件当时我就有看法，当时咱说了又不算，那还不是老纪来和赵俊峰，还有一个姓×的一起写的。……可能很快就接见你们，不要再多说了。（谈他与万里斗争的一段经过）。

唐：在五零三厂开批斗会，张俊卿是最害怕了，就怕面对面斗争他，并不怕大字报、大标语、戴高帽，你们要学点方法，不能乱来，搞游行那是失策。

第六次：（四月十五日早上，唐岐山家）

常：前天不是说张永和的问题调查解决吗？为啥又说不能放呢？不能放静坐不是错了吗？

唐：那不就是个方法问题，怕啥？省委说调查解决，我还坚持省委意见，你又没有偷人家，抢人家，又没放火，你怕啥？

常：这一不能放，社会上的压力很大。

唐：你不要管那些，省委说话是算数的。过去的事，回去了，过往不纠么！

（摘自常建立同志的揭发材料）

## 唐岐山与牛岭的几次谈话(摘录)

三月二十八日

唐说：“你们说我是灭火机，人家说我是支持你们，我是两头受气，两头挨骂。”

“他妈的个屁，净造谣，没有那回事。”

“谁说你们的大方向不对？大方向是对的，枝节问题嘛。枝节问题多了也会出问题。”

“张俊卿他又支巴，还要发号施令。我们讲过了，他就不该再讲了。他应该老实检查。他又趾高气扬起来了，指手划脚下起命令了。”

“你们的想法和张俊卿的想法距离很大，我开始就给你们讲，不要静坐，你们不听，现在很被动。我让书记们听听你们的意见，表个态，组织落实，未解决。你们就从静坐撤下来。”

“叫他们压吧，越压越厉害，要犯大错误。”

“张俊卿，我一直主张有计划的批判他，叫他到一些大厂和群众见面，揭发他，批判他。还是开座谈会，小会揭批，他就出一身汗，他最怕这个，戴高帽，游街他不怕，五〇三厂、河南饭店批判会，他就很出汗。”

“我说的是批邓必须联系郑州市的实际，批判右倾翻案风。”